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八

老 槲 树 的 梦

叶 君 健 译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 年版本

老 櫟 树 的 梦

[丹] 安徒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73,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36 定价: 0.42 元

目 次

沒有畫的畫冊	1
香腸栓熬的湯	65
單身漢的睡帽	91
一點成績	117
識字課本	131
老柝樹的夢	144
譯后記	155

沒有画的画冊

前 記

說起來也真奇怪！当我感覺得最溫暖和最愉快的时候，我的双手和舌头就好像有了束縛，使我不能表达和說出我內心所起的思想。然而我却是一个画家呢。我的眼睛这样告訴我；看到过我的速寫和画的人也都这样承認。

我是一个窮苦的孩子。我的住处是在最狹的一条巷子里，但我并不是看不到陽光，因为我住在頂高的一層楼上，可以望見所有的屋頂。在我初來到城里的几天，我感到非常郁悶和寂寞。我在这兒看不到樹林和青山，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灰色的烟囱。我在这兒沒有一个朋友，沒有一个熟識的面孔和我打招呼。

有一天晚上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我把窗扉打开，朝外边眺望。啊，我多么高兴啊！我总算是看到了一个很熟識的面孔——一个圓圓的、和藹的面孔，一个我在故鄉所熟識的

朋友：这就是月亮，親爱的老月亮。他一点也沒有改变，完全跟他从前透过沼地上的柳树叶子来窺望我时的神情一样。我用手向他飛吻，他直接照進我的房間里來。他答应，在他每次出來的时候，他一定探望我几分鐘。他忠誠地保持了這個諾言。可惜的是，他停留的時間是那麼短促。他每次來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一些他頭天晚上或當天晚上所看見的東西。

“把我所講給你的事情畫下來吧！”他第一次來訪的時候說，“這樣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畫冊了。”

有好幾天晚上我遵守了他的忠告。我可以繪出我的新一千零一夜，不過那也許是太沉悶了。我在这兒所作的一些畫都沒有經過選擇，它們是依照我所聽到的樣子繪下來的。任何偉大的天才畫家、詩人、或音樂家，假如高興的話，可以根據這些畫創造出新的東西。我在这兒所作的不過是在紙上塗下的一些輪廓而已，中間當然也有些我個人的想像；這是因為月亮並沒有每晚來看我——有時一兩塊烏雲遮住了他的面孔。

第 一 夜

“昨夜，”這是月亮自己說的話，“昨夜我滑過晴朗無云

的印度天空。我的面孔映在恒河的水上；我的光綫尽量地透進那些濃密地交織着的、梧桐樹的枝叶——它們伏在下面，像烏龜的背壳。一位印度姑娘从这濃密的樹林走出來了。她輕巧得像瞪羚①，美丽得像夏娃②。这位印度女兒是那么輕飄，但同时又是那么丰满。我可以透过她細嫩的皮膚看出她的思想。多刺的蔓藤撕开了她的草履；但是她仍然在大步地向前行走。在河旁飲完了水而走过來的野獸，驚恐地逃开了，因为这姑娘手中擎着一盞燃着的灯。当她伸开手为灯火擋住風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柔嫩手指上的脈紋。她走到河旁边，把灯放在水上，讓它飄走。灯光在閃动着，好像是想要熄滅的样子。可是它还是在燃着，同时这位姑娘一对亮晶晶的烏黑眼珠，隱隱地藏在絲一样長的睫毛后面，緊張地凝視着这盞灯。她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这盞灯在她的視力所及的範圍內不滅的話，那末她的恋人就是仍然活着的。不过，假如它滅掉了，那末他就已經是死了。灯

① 这是像羚羊一样小的一种动物，生長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帶。它的动作輕巧，柔和；它的眼睛放亮。

② 根据古代希伯萊人的神話，上帝照自己的形象用土捏出一个男人，叫做亚当，然后从这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她是非常美丽的。古代希伯萊人認為他們兩人是世界上人类第一对夫妇。

光是在燃着，在顫动着；她的心也在燃着，在顫动着。她跪下來，唸着禱文。一條花蛇睡在她旁邊的草里，但是她心中只想着梵天①和她的未婚夫。

“他仍然活着！”她快樂地叫了一聲。這時從高山那兒飄來一個回音：“他仍然活着！”

第 二 夜

“這是昨天的事情，”月亮對我說，“我向下面的一個小院落望去，它的四周圍着一圈房子。院子裡有一只母雞和十一只小雛。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在它們周圍跑着，跳着。母雞刮刮地叫起來，驚恐地展開翅膀來保護她的一窩孩子。這時小姑娘的爸爸走來了，責備了她幾句。於是我就走開了，再也沒有想起這件事情。可是今天晚上，剛不過幾分鐘以前，我又朝下邊的這個院落望。四周是一片靜寂。可是不一會兒那個小姑娘又跑出來了。她偷偷地走向雞屋，把門拉開，鑽進母雞和小雞群中去。它們大聲狂叫，向四邊亂飛。小姑娘在它們後面追趕。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是

① 梵天 (Brama) 是印度教中最高主宰；一切神，一切力量，整個的宇宙，都是由他產生的。

朝牆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窥望的。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很生气。这时她爸爸走过来，抓着她的手臂，把她骂得比昨天还要厉害，我不禁感到很高兴。她垂下头，她藍色的眼睛里亮着大顆的泪珠。‘你在这兒干什么？’爸爸問。她哭起来。‘我想進去親一下母雞呀，’她說，‘我想請求她原諒我，因为我昨天驚动了她一家。不过我不敢告訴你！’

“爸爸親了一下这个天真孩子的前額，我呢，我親了她的小嘴和眼睛。”

第 三 夜

“在那兒一条狹小的巷子里——它是那么狹小，我的光只能在房子的牆上照一分鐘，不过在这一分鐘里，我所看到的东西已經足够使我認識下面活動着的人世——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十六年前她还是一個孩子。她在鄉下一位牧师的古老花園里玩耍。玫瑰花樹編成的籬笆已經枯萎了，花也謝了。它們零乱地伸到小徑上，把長枝子盤到苹果樹上去。只有几朵玫瑰花还东零西落地在开着——但它們已經称不上是花中的皇后了。但是它們依然还有色彩，还有香味。牧师的这位小姑娘，在我看來，那时要算是一朵最美丽

的玫瑰花了；她在这个零乱的籬笆下的小凳子上坐着，吻着她的玩偶——它那紙板做的臉已經玩坏了。

“十年以后我又看到了她。我看到她在一个華爾的跳舞廳內：她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嬌美的新嫁娘。我为她的幸福而感到愉快。在安靜平和的晚上我常去探望她——啊，誰也沒有想到我澄靜的眼睛和銳敏的視線！唉！正像牧师住宅花園里那些玫瑰花一样，我的这朵玫瑰花也变得零乱了。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悲劇發生，而我今晚却看到了最后一幕。

“在那条狹小的巷子里，她躺在床上，病得要死。惡毒、冷酷和粗暴的房东——这是她唯一的保护者，把她的被子掀开。‘起來！’他說：‘你的一副面孔足够使人害怕。起來穿好衣服！赶快去弄点錢來，不然，我就要把你赶到街上去！快些起來！’‘死神正在嚼我的心！’她說，‘啊，請讓我休息一会儿吧！’可是他把她拉起來，在她的臉上扑了一点粉，插了几朵玫瑰花，于是他把她放在窗旁的一个椅子上坐下，并且在她身旁点起一根蜡燭，然后他就走开了。

“我望着她。她靜靜地坐着，她的双手垂在膝上。風吹着窗子，把一塊玻璃吹下來跌成碎片。但是她仍然靜靜地坐着。窗帘像她身旁的燭光一样，在抖动着。她断气了。死

神在敞开的窗子面前說教；这就是牧师住宅花園里的、我的那朵玫瑰花！”

第 四 夜

“昨夜我看到一出德國戲在上演，”月亮說。“那是在一个小城市里。一个牛欄被改裝成为一个剧院；这也就是說，每一个牛圈並沒有变动，只不过是打扮成为包廂罢了。所有的木柵欄都糊上了彩色的紙張。低低的天花板下吊着一个小小的鉄燭台。为了要像在大剧院里一样，当提詞人的鈴声叮噹地响了一下以后，燭台就会升上去不見了，因为它上面特別复着一个翻轉來的大浴桶。

“叮噹！小鉄燭台就上升一尺多高。人們也可以知道戲快要开演了。一位年輕的王子和他的夫人恰巧經過这个小城；他們也來參觀这次的演出。牛欄也就因此而挤滿了人。只有这燭台下面有一点空，像一个火山的噴口。誰也不坐在这兒，因为蜡油在向下面滴，滴，滴！我看到了这一切情景，因为屋里是那么热燥，牆上所有的通風口都不得不打开。男僕人和女僕人們都站在外面，偷偷地貼着这些通風口朝里面看，虽然里面坐着警察，而且还在揮着棍子恐吓他

們。在樂隊的近旁，人們可以看見那對年輕貴族夫婦坐在兩張古老的靠椅上面。這兩張椅子平時總是留給市長和他的夫人坐的。可是這兩個人物今晚也只好像普通的市民一樣，坐在木凳子上了。‘現在人們可以看出，強中更有強中手！’這是許多看戲的太太們私下所起的一點感想。這使整個的氣氛變得更愉快。燭台在搖動着，牆外面的觀眾挨了一通罵。我——月亮——從這出戲的開頭到末尾一直和這些觀眾在一起。”

第 五 夜

“昨天，”月亮說，“我看到了忙碌的巴黎。我的視線射進魯佛博物館①的陳列室里。一位衣服破爛的老祖母——她是平民階級的一員——跟着一個保管人走進一間寬大而空洞的宮里去。這正是她所要看的——一間陳列室，而且一定要看。她可是作了一點不小的犧牲和費了一番口舌，才能走進這里來。她一雙瘦削的手交叉着，她用莊嚴的神色向四周看，好像她是在一個教堂里面似的。

① 魯佛 (Louvre) 是巴黎一所最大的宮殿，現在成了一個博物館。

“‘这兒就是!’她說,‘这兒!’她一步一步地走進王位。王座上鋪着富麗的、鑲着金边的天鵝絨,‘就是这兒!’她說,‘就是这兒!’于是她跪下來,吻了这紫色①的天鵝絨。我想

哭出來了。可是这并不是原來的天鵝絨呀!’保管人說,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个微笑。

“‘就是在这兒!’老太婆說。‘原物就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他回答說,‘但这不是原來的东西。原來的窗子被打碎了,原來的門也被打破了,而且地板上还有血呢!你当然可以說:我的孙子是在法蘭西的王位上死去了的!’

“‘死去了!’老太婆把这个字重复了一次。

“我想他們再沒有說什么別的話,他們很快就离开了这个陈列室。黄昏的微光消逝了,我的光亮照着法蘭西王位上的華麗的天鵝絨,比以前加倍地明朗。

“你想这位老太婆是誰呢?我告訴你一个故事吧。

“那正是七月革命②的时候,勝利的最光輝的一个日子

①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紫色是代表貴族和皇室的色彩。

② 指一八三〇年法國的七月革命。

的前夕。那时每一間房子是一个堡壘，每一个窗子是一座护胸牆。群众在攻打杜叶里宫①。甚至还有妇女和小孩在和战斗者一起作战。他們攻進了宮的大殿和廳堂。一个半大的窮孩子，穿着襤褸的工人罩衫，也在年長的战士中間参加战斗。他身上有好几处受了很重的刺刀伤，因此他倒下了。他倒下的地方恰恰是王位所在的处所。大家就把这位流血的青年抬上了法蘭西的王位，用天鵝絨裹好他的伤。他的血染到了那象征皇室的紫色上面。这才是一幅圖画呢！这么光輝燦爛的大殿，这些战斗的人群！一面撕碎了的旗帜躺在地上，一面三色旗②在刺刀林上面飄揚，而王座上却躺着一个窮苦的孩子：他的光榮的面孔發白，他的双眼望着蒼天，他的四肢在死亡中弯曲着，他的胸脯露在外面，他的襤褸的衣服被綉着銀百合花的天鵝絨半掩着。

“在这孩子的搖籃旁曾經有人作过一个預言：‘他將死在法蘭西的王位上！’母親的心里曾經做过一个夢，以为他

① 杜叶里宫 (Tuilleries) 是巴黎的一个宮殿，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在这里住过，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曾冲進这里，向路易十六請願，示威。以后拿破侖一世，路易十八，查理第十都住在这个宮里。查理第十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棄位逃亡。

② 这是法國从大革命时起开始采用的國旗。

就是第二个拿破侖。

“我的光已經吻过他墓上的烈士花圈。今天晚上呢，当这位老祖母在夢中看到这幅攤在她面前的圖画（你可以把它画下來）——法蘭西的王位上的一个窮苦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光吻了她的前額。”

第 六 夜

“我到烏卜薩拉①去了一番，”月亮說。“我看了看下面生滿了野草的大平原和荒涼的田野。当一只汽船把魚兒吓得鑽進灯心草叢里去的时候，我的面孔正映在佛里斯河里。云塊在我下面浮着，在所謂奧丁、多尔和佛列②的坟墓上撒下長塊的陰影。稀疏的蔓草盖着这些土坵，名字就刻在这些草上。这兒沒有使路过人可以刻上自己名字的路碑，也沒有使人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的石壁。因此訪問者只好在

① 烏卜薩拉 (Uppsala) 是瑞典的一个省份。首府烏卜薩拉是一个大学城，在斯德哥尔摩北边。这兒有瑞典最老的大学烏卜薩拉大学（一四七七年建立）。

② 在北欧神話中奧丁 (Odin) 是智識、文化和战争之神。多尔 (Thor) 是雷神。佛列 (Frey) 是丰收和富饒之神。后来人們普遍地把这些名字当做人名來使用。因而成为北欧最常用的名字，等于我們的张三李四。

蔓草上划出自己的名字來。黃土在一些大字母和名字下面露出它的原形。它們縱橫交錯地布滿了整個的山丘。這種不朽支持到新的蔓草長出來為止。

“山丘上站着一个人——一个詩人。他喝干了一杯蜜釀的酒——杯子上嵌着一個很寬的銀邊。他低聲地唸出一個什麼名字。他請求風不要洩露它，可是我聽到了這個名字，而且我知道它。這名字上閃耀着一個伯爵的榮冠，因此他不把它唸出來。我微笑了一下。因為他的名字上閃耀着一個詩人的榮冠。愛倫諾拉·戴斯特的高貴是與達索^①的名字分不開的。我也知道美的玫瑰花朵應該是在什麼地方開的！”

月亮這麼說了，於是一塊烏雲浮過來了。我希望沒有烏雲來把詩人和玫瑰花朵隔開！

第七夜

“沿着海岸展開一片樅樹和山毛櫸樹林；這樹林是那麼

① 達索 (Torguato Tasso) 是十六世紀意大利的一個名詩人。愛倫諾拉·戴斯特 (Eleanora D'este) 是當時皇族的一個美麗公主，因與達索交往而得名的。這也就是說，所謂“高貴”和“榮華”是暫時的，美只有與藝術結合才能不朽。

清新，那么充滿了香味。每年春天有成千成万的夜鷺來拜訪它。它旁边是一片大海——永远变幻莫測的大海。橫在它們二者之間的是一条寬广的公路。川流不息的車輪在這兒飛馳过去，可是我沒有去細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的視線只停留在一点上面。那兒立着一座古墓，野梅和黑莓在它上面的石縫中叢生着。這兒是大自然的詩。你知道人們怎样理解它嗎？是的，我告訴你昨天黃昏和深夜的时分我在那兒所听到的事情吧。

“起初有兩位富有的地主乘着車子走过來。头一位說：‘多么茂盛的樹木啊！’另一位回答說：‘每一株可以砍成十車柴！这个冬天一定很冷。去年每一捆柴可以賣十四塊錢！’于是他們就走开了。

“‘这真是一条糟糕的路！’另外一个赶着車子走过的人說。‘这全是因了那些討厭的樹呀！’坐在他旁边的人回答說。‘空气不能暢快地流通，風只能从海那边吹來。’于是他們走过去了。

“一輛公共馬車也开過來。当它來到这塊最美丽的地方的时候，客人們都睡着了。車夫吹起号角，不过他心里只是想：‘我吹得很美。我的号角声在這兒很好听。我不知道

車里的人覺得怎樣？’於是這輛馬車就走開了。

“兩個年青的小伙子騎着馬飛馳過來。我覺得他們倒还有点青年的精神和气概呢！他們嘴唇上飄着一個微笑，也把那生滿了青苔的山丘和這濃黑的樹林看了一眼。‘我倒很想跟磨坊主的克麗斯汀在這兒散一下步呢，’於是他們飛馳過去了。

“花兒在空氣中散布着強烈的香氣；風兒都睡着了。青天復在這塊深郁的盆地上，大海就好像是它的一部分。一輛馬車開過去了。里面坐着六個人，其中有四位已經睡着了。第五位在想着他的夏季上衣——它必須合他的身材。第六位把頭掉向車夫問起對面的那堆石頭里是否藏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沒有，’車夫回答說：‘那不過是一堆石頭罷了。可是這些樹倒是了不起的東西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嗎？它們是非常了不起的！您要知道，在冬天，當雪下得很深、什麼東西都看不見的時候，這些樹對我說來就成了地形的指標。我依據它們所指的方向走，就不致於滾到海里去。它們了不起，就是這個原故。’於是他走過去了。

“現在有一位畫家走來了。他的眼睛發着亮光，他一句話也不講。他只是吹着口哨。迎着他的口哨，有好幾只夜鶯